

奇  
止  
本  
朝  
實  
初  
新  
誌  
上

|        |
|--------|
| 919.6  |
| Kilb/h |
| Y      |



奇文觀止  
 新書  
 新書  
 東京書局  
 文玉圃梓  
 25.9.10  
 國立國會圖書館  
 新書  
 文玉圃梓

244652



919.6 Kilblay

本朝虞初新誌序



太史公以驚天動地之才。奮翻江  
攬海之筆。其史記幾十萬言。可驚  
可喜。可泣。可笑。莫不極天下之  
壯觀焉。而其人則聖賢豪傑。大  
奸巨猾。婦人孺子。其事則禮樂

序



刑政。戰鬪言論。滑稽伎藝。凡人間所有。洪纖畢備。巨細無遺。嗚呼。何其奇也。或以為史公之文奇矣。然非六國爭強之戰。劉項鬪智之亂。及遊俠刺客日者。龜策之奇。雖有史公之筆。何以肆

其力逞其才哉。不知史公未下筆之前。胸中早已有一部史記。其所謂聖賢豪傑。禮樂刑政。不過借以發胸中之蘊蓄。放筆端之光芒。故善於事也。或增或削。或點染生色。或誇張成勢。訂之



經傳。有牴牾不合者。則知有文章。然後有事跡。非有事跡。然後有文章也。嗚呼。是。可以讀吾三溪菊池先生本朝虞初新誌矣。先生弱冠。以文章著名江門。仕墜幕府。儒貧。夙有脩史之志。

所著國史畧。近事紀畧。既見其一斑。然以為未足逞其筆力也。頃讀張山來虞初新志。意有所感。乃偏涉群書。博纂異聞。體倣前人。文出自己。釐為若干卷。示余曰。子好讀史記。及歷世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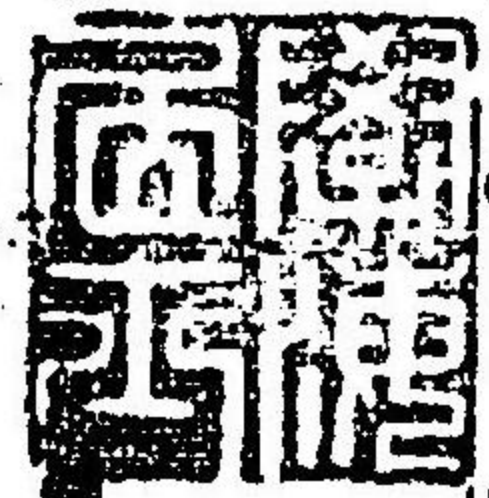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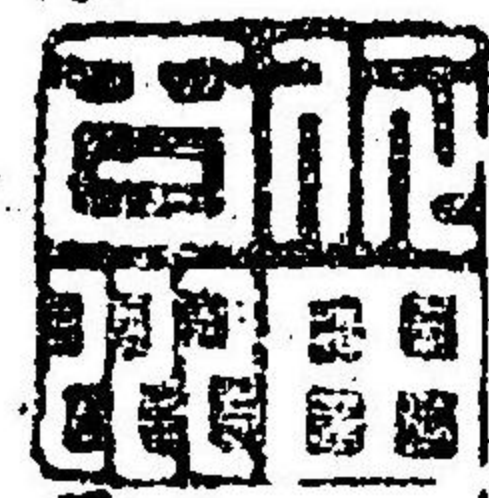


此書非子誰可評者。余受而閱之。筆力勁健。縱橫變化。何其似史記也。寫偉人傑士。則電掣雷激。寫孀女嫠婦。則花笑鳥啼。寫妖怪鬼神。則泉沸鶴號。極力刻畫。活動如生。可謂化工肖物之

手矣。或疑其紀事與史傳有異同。又誇張焉過。不得其實。嗚呼。是固然。且不見史記鴻門會乎。數百衛士不敵一噲。斗酒彘肩。殆同戲劇。又不見張良傳乎。赤松黃石。巧成對偶。地上授書事。



涉神恠。是史公曾中之史記。特  
 信舞陽留侯。以成其奇者也。學  
 者能知史記。是知本朝虞初新  
 誌矣。遂評而序之。明治壬午八  
 月日學海依田百川撰并書



|   |   |   |   |   |   |   |
|---|---|---|---|---|---|---|
| 哀 | 幽 | 忽 | 郎 | 奸 | 盍 | 殺   |
| 可 | 竟 | 而 | 焉 | 猾 | 觀 |  |
| 樂 | 怪 | 榮 | 或 | 賊 | 波 |   |
| 火 | 異 | 等 | 為 | 焉 | 戲 |   |
| 事 | 火 | 忍 | 爭 | 有 | 場 |   |
| 而 | 變 | 而 | 鬪 | 美 | 歟 |   |
| 盡 | 舉 | 窮 | 刺 | 姬 | 有 |   |
| 在 | 立 | 愁 | 擊 | 艷 | 忠 |   |
| 于 | 間 | 戲 | 或 | 妾 | 臣 |   |
| 目 | 可 | 娼 | 為 | 焉 | 孝 |   |
| 前 | 喜 | 淫 | 歡 | 有 | 子 |   |
| 使 | 可 | 褻 | 忻 | 姣 | 焉 |   |
| 久 | 駭 | 之 | 燕 | 童 | 有 |   |
| 笑 | 可 | 狀 | 娛 | 冶 | 凶 |   |



泣交集喜怒更發殆忘其躬燕傍觀  
也文辭之感兀示猶有如是者也歎  
予多菊池子顯出其所著涉要雜誌  
眎予曰此嘗所代夏日午睡而願  
孝灸一言乃取而閱出記怪記情事  
記忠孝節義記寓言誠諛殆亦腹心  
笑泣交集喜怒更發殆忘其躬燕傍觀

可謂奇矣或曰子顯講詩書說仁義  
其於文章宜醇厚粹雅正卓然有肝自  
立奈何倣裨官虞初政與風流才子  
爭互拙乎字句間耶多以為元微之  
位黨黨傳李鄴侯佐枕中記俱是一  
時止戲位然猶可云想其洒落矣子  
顯力學窮年獨炎暑出皆聊借止改







至是說其不必用  
寒泉蘭湯和盤托  
出。  
將正邪賢不肖兩  
樣說去。一樣收結  
使他人為之殆難

毒藥猛獸。其中之者。精神困頓。筋嬾骨弛。使人  
往往思華胥槐國之游。庸詎得朝經畫史。從事  
斯文。以磨淬其業乎哉。於是聚舉世稗官野乘。  
虞初小說。苟可以為排悶抒情之資者。哀然堆  
垛。取以置諸其架上。隨意抽讀。讀至忠僕義奴。  
淒腸洞腹。殺身為仁之事行。毛骨森豎。令身坐  
於雪山冰海之上矣。又讀至孝子烈婦。數奇落  
托。具嘗艱楚。與夫老賊巨盜。詐世誤國。枉害忠  
良之傳奇。又令身在於窮陰沍寒。淒風慘雨之

措手。先生從容。自  
在播弄之。如掌中  
轉丸。

中矣。流讀久之。恍乎忘炎暑之為何物矣。乃隨  
讀隨記。譯以漢文。自夏彌秋。獲百餘篇。題曰消  
夏雜誌。冀吾黨之士。當庚夏三伏之時。茶後酒  
前。披而讀之。以為消暑之具。何借寒泉蘭湯。茂  
樹竹蔭為哉。今抄其最可傳者。釐為三卷。改名  
曰本朝虞初新誌者。蓋應書估之需也。  
明治十五年壬午歲杪 三溪學人菊池純識





僕謬辱先生知命評此書。每讀一篇。驚喜踴躍。如獲重寶。夜忘睡。午忘餐。執毫忘倦。校閱忘勞。及快意處。點朱如雨。殆忘是先生之文與吾文矣。序中忠義賊盜數語。綜該全篇。毫釐不漏。

學海依田百川拜批

凡例六則

一此編予係于四十年前。庚夏消暑之作。是以當時朋友故舊。評此編者。往往卽世。其歸存今日。晨星燭火。不啻也。然當日交誼。有不可諉者。故悉錄存焉。今新請於友人依田學海氏。每篇評點。以揭於烏絲欄內。外。其首卷特標學海氏姓名者。以其評點最居多也。一此編原稿十卷。題曰消夏雜誌。今又補近作諸篇。抄爲三卷。改名曰本朝虞初新誌。蓋從書估所好也。一張山來虞初新誌。裒集諸家之文字。品藻之者。此編悉出予一手筆墨。是名同而實異。讀者幸毋尤其不

不可無此一解。



倫。

僕讀西土人雜著不獨子不語志異諸書乃如醉佛紀曉嵐王子正諸氏全篇鬼談怪語居其七八間有忠義賢好事跡可尋可驚之談又使人疑為空小說先生此著雖開見過數張者絕無涉怪誕不替其識見大有超前人矣。

一此編倣蒲留仙聊齋誌異之體。然彼多說鬼狐。此則據實結撰。要寓勸懲於筆墨。以為讀者炯誡而已。然至其掀髯走筆。會心得意。不可抑遏。不能悉據實實中說虛。虛中存實。讀者試猜孰是實。孰是假。孰是根。據。孰是演義。又是一樂事。

一割雞刀一回。敘述朝鮮變亂者。根據于新聞紙。是以訛謬極多。如其王妃鳩殺一解。尤屬無稽。此不待明者而辨之也。

一此編所揭遺珠亦不為不多矣。而稿已備焉。陸續上

先生之筆何神也。先生之胸何淡也。輪蹄喧耳。不足損其如神之筆。綺羅眩目。不足攪其淡然之胸。

梓欲問於世。至其奇事異聞。怡人目。快人心。則寧此。屢屢免冊而止乎哉。

明治十五年壬午十二月下浣。三溪居士菊池純子顯甫。識于東京神田區淡路坊小寓。輪蹄絡繹。綺羅如海處。



序跋評者姓氏

|      |                 |
|------|-----------------|
| 依田學海 | 名朝宗字百川千葉縣人      |
| 成島柳北 | 名弘字保民東京人        |
| 南摩羽峯 | 名綱紀字士張青森縣人      |
| 賴支峯  | 名復字士剛京師人        |
| 石津灌園 | 名賢勤字子儉京師人       |
| 宮原節菴 | 名龍字士淵京師人        |
| 江馬天江 | 名聖欽字正人滋賀縣人      |
| 神山鳳陽 | 名述字古翁別號三野二史岐阜縣人 |
| 五弓雪窗 | 名久文字子憲岡山縣人      |
| 鹽田松園 | 名泰通稱順菴石川縣人      |
| 渡邊莊廬 | 名魯東京人           |
| 鹽谷簀山 | 名誠別號晚翠東京人       |

奇文觀止 本朝虞初新誌目錄

卷上

|            |
|------------|
| 木嵐長吉傳      |
| 嬌賊 附記騙盜    |
| 離魂病        |
| 本所擒龍 附駱駝生傳 |
| 天女使 附記女盜   |
| 鍛工助弘傳      |
| 五色鳶        |
| 河村瑞軒傳      |



紀文傳

卷中

丸山火災

觀梯技記

濟澤紀事

曲馬師小金

一眼寺

辨史小傳

山東菴京傳 曲亭馬琴

寶生彌五郎傳

市川白猿傳

與家漢琴報震災書

別啓十則 小女斷臂

淺草寺浮圖閣 災後過水西詩

馮狐知震災 雷公騎神馬避災

神中馬毛 義舍賑救 神水全湧

大水訛言 都下震倒戶數

卷下

彌陀窟記

觀不知火記



浮島記

俳優尾上多見藏傳

臙脂虎傳一名毒婦高橋男傳實錄

割雞刀

暴徒淵源

停衛兵稍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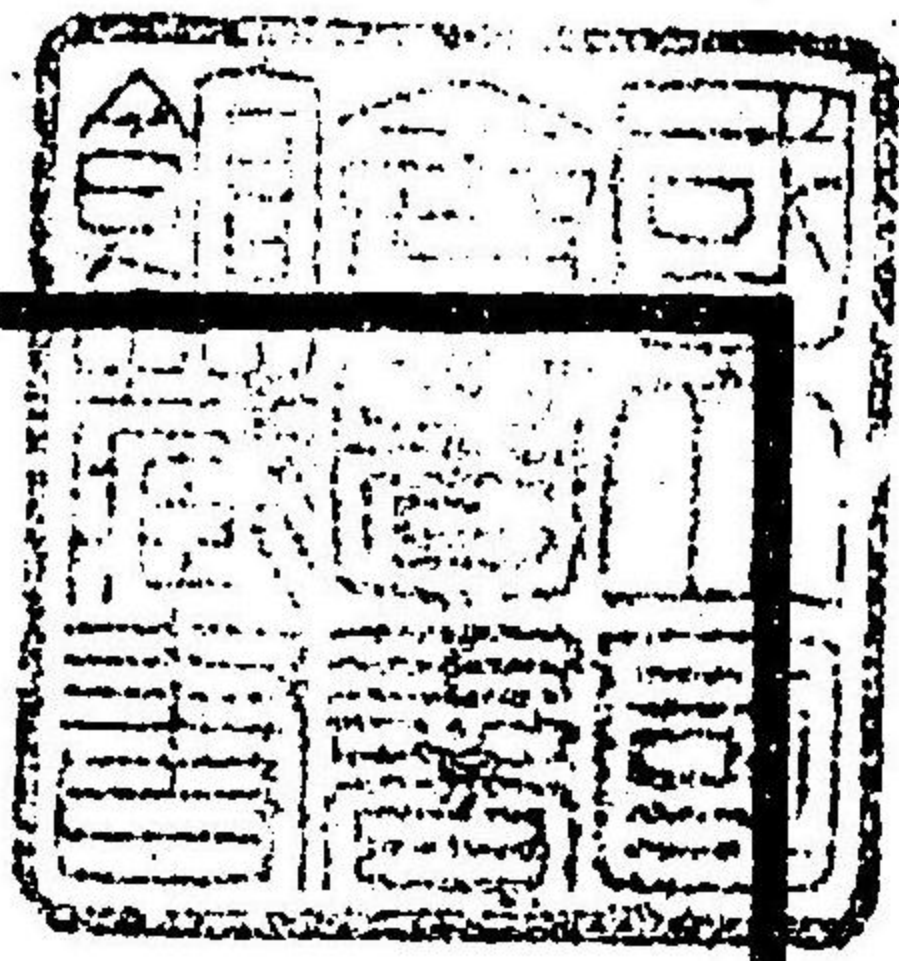
公使館襲擊

仁川奇禍

問罪使節

條約結局

目錄終



奇文止本朝虞初新誌卷上

三溪菊池 純

著

學海依田百川

評點

◎木嵐長吉傳

亨保中有義偷焉曰長吉以其軀幹輕捷若鷲嵐

人字之曰木嵐木嵐則鷲嵐別名也曾為捕吏所獲

致之官時江戸市尹大岡忠相以廉能著稱

裁決如流人仰之不惟神明忠相令吏引長吉熟視其

面曰吾相爾面酷肖有陰德者盍速賣刀佩犢為鄉里

良農長唯唯謝罪乃縱遣之後數日亦盜物就捕忠相

陰德是一篇眼目

本朝虞初新誌卷上

大正圓藏版



百忙表著此一節  
極有原由見非徒  
倖得免者也

後面再四結問言  
語自此一句來

訟庭光景寫得極  
濃襯托長吉義俠  
救危一段奇事不  
是閒筆

本朝虛神新語卷上

文王國朝

引而見之。面責曰。疇昔訓戒。爾能記之否。舌猶未乾。而  
今復如斯。官家有法。吾弗宥爾。卽連署上之幕府。凡牒  
簿錄犯名。以處死刑者。將軍閱之。親朱點其名。額閣老  
覆勘。下之市尹。市尹討論。付之獄吏。獄吏奉承處之刑。  
蓋舊例也。忠相一日。閱牒簿錄死囚名者。閱至長吉。名  
額無朱。怪詢之下吏。吏曰。意是官家遺漏。宜應再錄。呈  
之耳。忠相沈吟。有間曰。勿焉。吾有處分在。后被重譴。我  
甘受之。決弗累汝輩。令吏速召長吉。獄吏面縛。坐之階  
下。忠相朝服臨廳。屬吏曲拳跪其左。史生載筆候其右。  
訟庭肅然。無復鳥烏聲。忠相警咳。止襟曰。汝長吉。我相

先問小惠。漸次推  
問。是老吏斷獄手  
段

從火影熟視五字  
何等精細。紙上仿  
佛如見其人

爾面似甚有陰德者。宜速白其實。勿敢或隱。長叩首曰。  
己以穿窬爲活。安有陰德可施邪。曰。雖然得無小惠及  
他人邪。長沈思久之。曰。距今三年前。偶過深川永代橋。  
時屬午夜。月黑星稀。四顧無人影。見賣蕎麥者。市喫三  
椀。從火影熟視其人。面目憔悴似重有憂者。問曰。得毋  
餒邪。曰。不食三日。曰。有姑恃否。曰。小人有母。伏枕三歲。  
醫藥無効。加之物價翔貴。蒸貧逼骨。莫計可活。今夕何  
幸。利市獲三緡錢。今將歸。而供旨甘藥餌。資叩謝一再。  
收錢將去。下奴憫然涕泗交下。探懷得金三天二地錢。  
五貫。卽當日賭場所。得乃呼而留之。併布囊付之。曰。吾

本朝虛神新語卷上

文王國朝



鬻麵得價實非過  
當寒夜之客。偶  
有買喫者。驚喜不  
外。以為過當。反自  
情理。  
前云沈思後云悅  
首再四追想。纔能  
記得。以見救人非  
逆求報者。是作者  
用意精細處。  
悄絕幽絕。燈下讀  
之肌膚粟起。  
前是燈影。後是月  
影。相映成趣。  
國字小說。記此等  
光景甚多。絕不覺  
其奇。一讀此篇。無

甚嘉子至孝。請以資井白之勞。其人驚喜。兩手委地。膜  
拜曰。既已辱麵價。小人尚以為過當。況於圓形黃色物  
乎。往復百回。固辭不受。強而與之。不顧而別。無乃是邪。  
曰。是小惠耳。未足以稱陰德也。又問焉。長復悅首曰。距  
今五年前。一夕。經兩國橋時。正臘月。北風其涼。奇寒割  
骨。天月明晦。與雲吐吞。寒犬豹鳴。行人稀少。不復見隻  
影。聞鯨吼。殷殷度水來。屈指數之。則金龍山鐘報五更  
也。乍見橋上有人佇立。以泣。映月而諦視之。頰白一儉  
父。取怪而尾之。儉父哽咽。一步一泣。行拾瓦礫。盈其兩  
袂。尺前寸退。於邑傍徨。行未數十步。走近橋欄。西向再

隻句不妙。何也。彼  
則滿紙腐氣。此則  
全副生氣。

拜。口唱竺語。唱訖。將投水。奴錯愕。不知所措。從後挽而  
止之。慰說百方。問其所由。儉父飲泣。聲泪俱下。仰天大  
息曰。僕原上毛某。邑里正喜右衛門者。會同邑某。以其  
家貧。久不償逋租。官家督責。日甚一日。竟捕縛下獄。側  
聞近日將被刑。僕雖無似。亦厠里正之員。同儕就死。飛  
走尚能救護。而況圓顛而方趾者。邪家唯一女。稍有姿  
色。急需削鼻。掌珠割愛。賣之北里妓院。期限三載。易以  
五十圓。歡天喜地。趨詣官家。探懷索金。失其所在。再返  
跡之途上。踪緒望洋。無所為計。已嚮掌珠。又失其資金。  
而不能救里人命。亦何面目見鄉里人邪。哽咽綦切。惻



說一百金便妙若云五十金嫌於湊合前博場所得後掠奪所得不重複好

兩層難詰始能釋然讀到此把案一

惻動人奴感泣涕淚沾頤乃探其囊得金一百圓乃頒其半予之且曰吾是剪給兒此金亦前日所掠奪請以此為續命資獲保百年壽則心事畢矣言訖將別僮父倉皇慘執其袂苦留之且泣曰如聞君亦梁上君子幸蒙其庇蔭以荷再造恩而不報其德假令一人無知聞得弗愧此姪娥邪因指月泣焉奴益感其言因諭之曰編戶有人廉隅如斯正士尚有愧色雖然吾亦男兒挾區區俠義拯人不果收金而還則速笑齊輩且金我所掠其主不知為誰乃為不可知之人守不得返之金亦何為強予之去無乃是邪曰是也汝已拯人命天亦將

拍曰果然人可欺天不可欺

前段無不妙然此一著更妙

拯汝命積善積惡慶殃影響理有固然莫足怪者也自今以往宜去邪歸正以為良民往矣牢記毋敢或遺焉又縱遣之越四五日長又踵其門自訴曰願得見館公以一敘別忠相又引見之長誓首曰嚮者館公誠奴以改圖就業而奴小少東依西托不屑作業是以凡農商事業無一所解今而改圖莫口可糊復將從舊圖不良其捕縛就死刻日可待矣夫捕縛就死固所弗辭館公訓誨言猶在耳未出三數日食言就捕是奴所深愧故預來敘別忠相憫笑且謂之曰如然則吾今為汝卜立命地以為終焉處距江戶百餘里某國某邑桑麻雞犬



前救僖父時是夜半後遭僖父日是晡景又是遙遙照映

一夕感慨良心油生不必道其故模糊寫來有多少姿體若在凡筆一直切無味

頗稱富饒汝往衣食此土傭作自給一生喫著自有餘饒乃手作書付之曰為我寄之其里正某長唯唯謝恩攬淚上途取道上毛經一村暴雨暴至趨避道傍草舍既而雨歇雲散仰見曦景未迨西牌倉皇貪程徑負行李去主翁懇款留之曰前途有川暴漲不可渡且日將晡幸不以陋室辱賜惠顧邨酸野殺以奉一夕謹長大悅弛擔而入主翁操作為具酒餚訖延一室長俯仰輾轉感往思來羈愁滿胸不能交睫夜將參半主翁自起點燭於佛龕誦經一晌肅拜久之長怪窺之坐上安五層石浮圖長三四尺明日蚤興告別於主翁且謝其

一句描出老實的摸樣真是入神之筆

此是曉天光景見得分明

厚意又指座上石浮圖試問其所由主翁默然口未及言而淚已先之於邑曰昔者老奴在江戶有一少年不惟拯我死併見惠若干金今而憶之鴻恩海闊莫物可方意者其人今已下世不知朽骨所托故作此石浮圖聊以修其冥福長驚怪試叩其歲月日時及少年面貌色態衣服年齒之形狀翁具語以當時所見皆與長意符焉長益驚即前膝指其面曰嚮者少年即是也時朝曦光射窓櫺翁熟視不覺驚呼是矣是矣俯而泣不知辭所出少焉指泪曰吾則當年喜右衛門耳十年心事一朝圓完要之天祐神助令之然也因握手對泣久之



女子前段虛寫至  
是始實寫一著筆  
乃有許多情致。

一部大團圓如此  
收殺不費多語妙  
極。

暗應首段木鼠二  
字

既而呼女見之女約年十八九天資艷絕不施塗澤楚  
楚動人翁顧指示曰此往年鬻北里以換租賦者今歲  
春首期滿而落籍今已歸家幸不以無似得奉箕帚于  
歸納采永以為好長謝不敏不聽乃許之翁大悅改卜  
吉招其戚里設合香燕琴瑟和諧庭無間言女井臼操  
作紡績甚力長亦稼穡匪懈克理家事是以家道益豐  
優翁齡八十餘歲令其終長舉二革三絲竝皆康寧後  
悉嫁良家。

三溪氏曰巖偷為偷謂非其有而取之已矣視諸殺越  
人于貨閔不畏死者大有徑庭焉況其人仁而且俠拯

將循吏來一結有  
體。

人窮厄不一而足故天亦假手於循吏全已瀕之死命  
天之所施設豈可謂偶然乎哉。

依田百川曰余讀徐仲光雷州盜記楊聖藻紀盜不  
啻奇其人而奇其文以為世無復續之者不圖先生  
此篇刻畫描寫之奇實有二文之上矣且楊徐所記  
直其所為奇耳未至哀痛惻怛義氣動人如此故其  
文亦不過弄巧銜奇豈若此篇中吾妻兩國二橋數  
段有情有色一字一淚使人低徊數四不能止乎或  
謂今人不及古人吾不信也。

又曰余嘗讀邦人所著小說有云盜入人家匿床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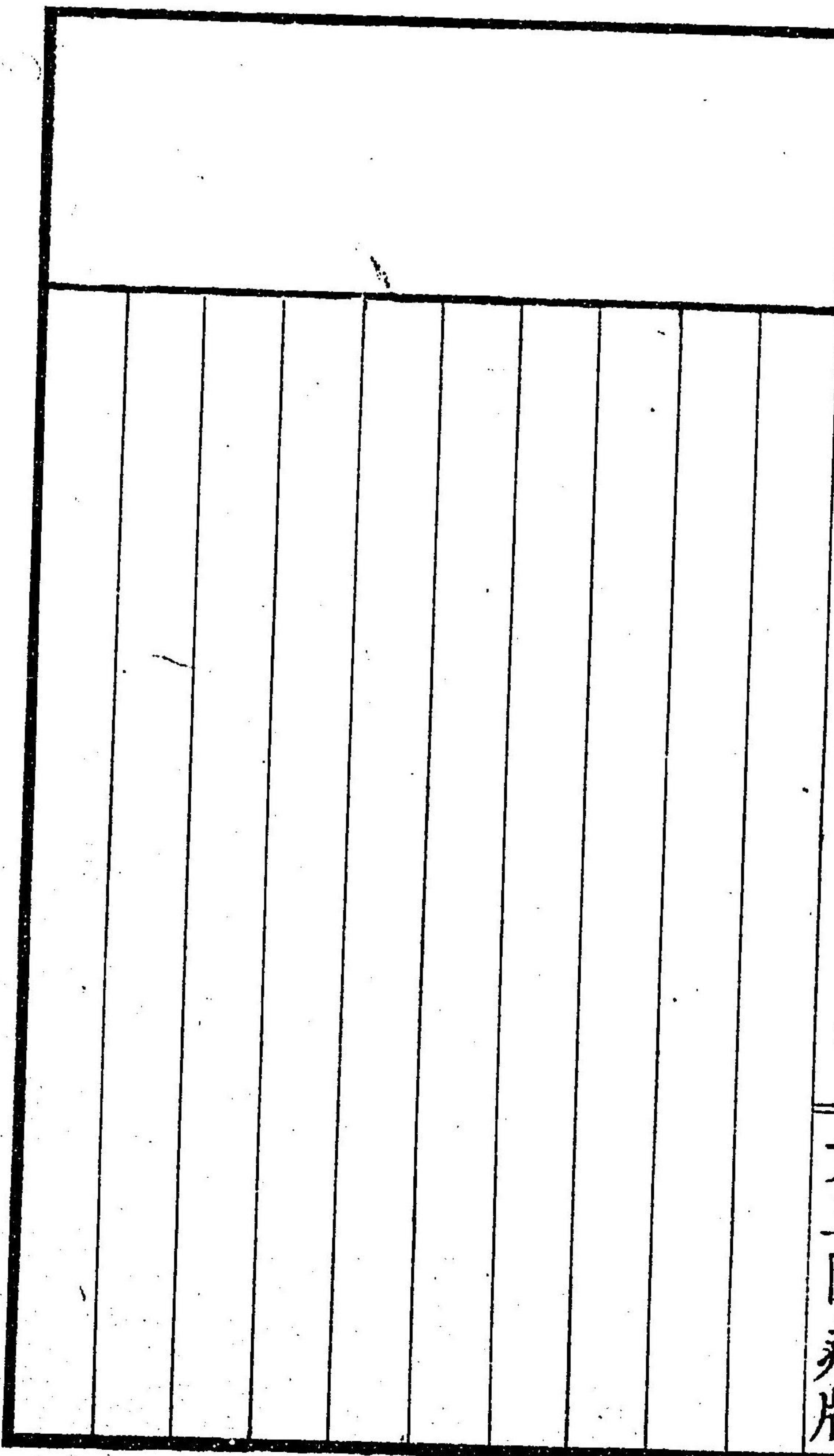


待人定夜既深矣。黑雲掩月。乍有一美人。雙眉頻蹙。蹒跚來倚井欄。飲泣良久。將躍而入。盜大驚。急起攫其袖。袖斷大呼曰。有投身人。盍來救。自忘其為盜也。家人皆覺。救其女。而恠其人。問知之。厚酬放遣。蓋女子與人密約不成。因索死也。得盜救。幸免。嗚呼。盜亦人耳。良心所存。不能自欺。乃爾。偶閱高文附記。

鹽田松園曰。此一則勉行陰騭。世之為陰騭者。譬猶種苗而望秋利。人欲以廣福田。是達磨所謂無功德也。若人當接溺。拯焚之際。惻怛不忍之心。一時觸發。則上格蒼穹。天必報之以福。但其不計報而報隨之。

故于公大興駟馬之門。竇氏高折五枝之桂。





寫出異樣生彩

飯酒供佛於此一  
點如無意不知下  
文許多話發源來

○○嬌賊

北越絲魚川有一豪戶焉曰魚住瀨左衛門曾舉一女  
名雪野年甫破瓜才色雙絕兼妙筆札又善歌舞父母  
鍾愛掌珠不啻遠近巨室佻人求婚者輻湊其門瀨左  
擇偶未輒許之故人皆字曰新小町蓋小町古美人畢  
生不解人事者蓋取以況云雪野偶罹篤疾久而不瘳  
沈綿卒歲遂以某月某日溘焉逝矣父母傷悼五內為  
之寸斷葬之邑之極樂寺先塋之次每及忌日飯僧供  
佛厚修其冥福既而經三數月夜將參半有叩寺門通  
謁者門奴誰何從戶隙覘之其人妙齡衣裳佩刀亦極



裝束得妙刺入主  
僧眼裏自然生哀  
憐之念所以易成  
計也。  
先騙得門奴次第  
引入主僧。  
前說衣服裝束此  
說其容貌前是自  
門奴眼裏看出此  
自主僧眼裏寫出  
一人形容做兩般  
敘來。

敘得精細

其華侈一觀知為縉紳貴公子。門奴迎接試問其鄉貫  
名姓曰生本京師士人子有故流寓此土願藉紹介得  
謁於主僧則望外之幸耳乃餽以沙金一封門奴大悅  
報之主僧主僧延而面之年可十八九明眸秀眉面如  
桃華都雅便慧絕世美少年也少年從容一揖前席曰  
生是京師士人某氏嗣子不幸值家之不淑淪落至於  
此今不憚昏暮叩人之門戶所以強請一謁者自有至  
願在焉不知幸見聽乎否雖然事係機密一旦漏洩禍  
不可測也噯噯久之乃探懷出版金五圓手封貼之開  
箋安之其上肅拜曰不腆菲儀非敢曰報聊以表寸丹

一見許多金把少  
年十分掩舉俗僧  
俗骨活現出來

嬌羞狀貌以一句  
寫得全身形容和  
盤托出

云耳願嘉納得充香火資幸亦甚也僧原貪婪一見心  
動即欣然微哂故改容鳴謝曰郎君少壯蚤歸依三寶  
以修身後冥福其來世罪障消滅永獲佛果上白玉之  
樓坐金蓮之臺奚足疑哉抑其所謂至願機密云者果  
其何說也貧衲雖驚下豈敢漏人之密事以禍君家者  
哉郎君不見隱諱願得與聞焉少年尚有阻色口將言  
而止者一再良久曰踟躕顧望隱匿不道是婦女之為  
耳今欲忍羞吐露衷情願屏左右主僧曰今者夜半人  
禽悉定言出君之口入我耳誰復漏洩之者少年首肯  
因顧左右故低聲曰生去年三月觀花于野外出遇一



字字是情筆筆是色一讀心魂飛越

奇計妙策在啓棺柳不敢容易說出先以欲自盡藏其頭寫得妙極

處女容華艷絕一見如醉乃尾其後行就其女奴具問名居始知魚住氏室女從是晝想宵夢食則見女于羹坐則見女於堂思戀綦切弗克自禁竟貨其侍婢得通慙慙水魚綢繆約以永好寧料人生無常朝露不啻去為泉下人生遙聞訃心魂恍惚如見夢中夢欲往吊之憚人之口語遷延及今而悼念日切眠食兩廢鬱結成疾今將自盡伴女于九原願得撥冢墓啓棺擲一見亡女面死之日猶生之年辭氣惻切意色甚決僧大驚固諫止之少年泣且謝曰凡撥冢墓則國家大禁雖生非不知焉知而犯之出於情之無已嚴刑峻法何暇顧慮

復以自盡嚇之使其不得啓

讀者至此必曰少年厚於情如此末段寫出美人再生事以成一段情話不知奇奇怪怪反生一場大騙盜手筆不測

邪今而不見聽無所逃命請自刃於此以贖其罪戾耳因少抽其佩刀以示必死僧益惶懼乃不得已聽之固矢之曰事如發露不獨不利君家雖衲亦不得保首領少年首肯表其靡他刺血示之乃導至于後邱古墓累累中有新墳僧指示曰是也時正夜半四顧闇黑陰風如水鬼氣襲人少年冷笑獨語曰素望達矣手撥新塋開棺檢之抱屍而哭蓋自女歿至此三閱月屍肉敗爛臭氣徹鼻僧初忍臭在其側而不可久居避之百步外眴其舉動少年抱持半頃如不知其穢者絮語良久乃再葬其屍掩土如舊厚謝僧去既而隙駒水逝蚤已過



思笑語思所嗜。愛  
念轉深。是以騙  
術之易入。決非開  
語。

未說一語。且眼目  
念佛絕妙。

一裘葛矣。魚住氏以某月某日。當亡女小祥忌辰。父母  
悼傷。思其笑語。思其所嗜。請僧誦經。招其親戚。舊故厚  
修薦事。日將晡。會門外有行脚僧。鳴鉦念佛。家人以亡  
女忌辰。留而宿之。供以齋飯。僧謝其厚意。既而語主翁  
夫妻曰。貧衲有緊要密事。欲令公等知之。故不憚道路  
遼遠。及訪君家。願屏去婢僕。使衲得畢其說。不獨貧衲  
功德。亦貴家亡女之幸福耳。夫妻再拜前。膝避人延之  
其別室。具問其所自。僧瞑目。操念珠。口念佛名。少焉曰。  
貧衲今年。曳錫于越中。登立山。過所謂地獄谷。山谷深  
邃。人跡稀少。道路險難。無物可喻。既而日暮。天黑。雲煙

寫情寫景。風神獨  
絕。是三溪先生長  
處。他人決學不得。

一頓住。及從夢中  
現出幽鬼。甚佳。若  
一直寫來。又索然  
無味。

前段父母思笑語。  
及是悲語。思所嗜  
及是遺物。及視得  
貼切。

四合不辨。咫尺就樹下。而露宿。夜參半。陰風捲地。冷氣  
透骨。毛骨森豎。終夜不能交睫。乍見鬼火。其色青赤。乍  
滅。乍明。闇中有聲。如泣如咽。啾啾近人。就而熟視之。則  
無見也。私謂是狐狸之為。不足深怪也。再枕肱而睡焉。  
枕上有人。年可二八。顏色憔悴。鬢髮被面。半身以下。鮮  
血淋漓。衣裳悉沾。手持三物。潛然泣下。屬衲曰。兒子不  
幸。夭傷。貽父母憂。罪障未滅。遂墮落於血池地獄。受諸  
苦楚。冀賴高僧功德。得生極樂世界。其幸福豈何如哉。  
如聞騰寫法華經一千部。納之八十八所靈場。併此三  
物。葬之於名山。來世必享無量洪福。不然。托生於馬牛。



若說言畢而滅反  
覺其凡劣乃云為  
澗水所驚破收前  
段景物為一小結  
好

瘞埋遺物至是補  
出

不是亡女假手高  
僧反是賊僧假名

莫復生人間之期願迂道于鄉里語之父母亦足以達  
其素望邪高僧其母疑之言未訖澗水鏘鏘聆耳俄然  
驚覺乃身尚卧向之樹下其所貽之物現在我手即鑽  
燧點火聚枯柴燒之就火光燭之一為頭陀囊二為麻  
衣袖三為胎髮臍帶斜封糊貼上署亡女之鄉貫名姓  
及其誕辰歲月支干頗為詳悉其事甚異故卷而懷之  
遠道飛錫以至於此因探行囊出三物示之瀨左夫妻  
把檢之皆其所手記毫蔑可疑夫妻泫然掩袂而泣有  
間揩淚且謂之曰今日幸當亡女忌辰高僧不憚遠道  
之勞辱枉法躅兼寄贈三物安知非亡女靈魂假手於

亡女真是絕倒

不直攫取去故為  
推辭愈出愈妙

高僧乞其濟度乎哉伏願高僧垂慈愛為歷拜西州靈  
場葬此三物令亡女永得拔苦與樂之佛果如其經卷  
書寫資唯其所命敢請願許納之輒出沙金五百兩以  
充寫經楮墨費別付贈一百兩當行旅諸費僧固辭掉  
頭曰雲水行脚僧家之常妻子珍寶不足須也弗顧而  
起夫妻惶惑引裾留之懇請一再而後納之顧謂之曰  
貧衲頹老已疲津梁今以亡女遺托與夫妻懇囑不得  
已聽之不獨亡女之幸亦一家之幸爾其牢記毋遺之  
夫妻合掌深謝其鴻恩號曰活如來一家奉敬送至野  
外僧單身打包飄然曳錫而去行未七八里折入林中



如觀劇場大結局  
有此一段全篇皆  
振所謂畫龍點睛  
覽者至此。突一大  
驚。將曰。好大膽少  
年。吾為汝購著。不  
知是先生購著讀  
者矣。

本朝虞初新誌卷上  
中有一古廟。就而憇焉。廟中有人啓戶而出。則前年發  
冢之少年。僧亦脫帽。與假鬚。則居然一壯漢矣。二人相  
見。嘻焉。少年曰。奇策中矣。壯漢曰。然。此舉大利。可以奴  
孔明而僕楠氏也。今夜將相俱赴新鴻妓院。飲食醉飽。  
極其譁娛。豈不大快事哉。乃頷其所騙得黃金六百圓。  
各懷之。拍掌而去。蓋三物。少年發冢時所取者也。  
三溪氏曰。巨偷二名。皆以騙博財者。少年有色。故偽為  
純袴子。假女色。而發其冢墓。壯漢頗有口辨。故為老僧。  
以騙魚住氏。而莫物可證。故獲臍帶頭陀袋等三物。以  
實其跡。皆各行其所長。以博大利。嗚呼。偷不可以無木。

亦不可以無色。而況古艷妻悍婦。借才之與色。幾惑主  
聰。傾覆家國。何欲弗就哉。才之與色。豈可不畏乎哉。  
學海曰。初購寺僧。全副著色花卉。後欺豪富。一味水  
墨山水。濃處極濃。淡處極淡。各盡其致。摸寫入細入  
微處。是先生本色。

附記騙盜

江門本石街。有彩帛舖。曰紀國屋。家道隆盛。履屐交  
錯。有一女子來。鬢插瑁瑤。髻綴珊瑚。錦帶羅袖。隸佩  
雙刀者。從曰。小姐需嫁裝。上等彩段。任其所擇。不計  
價也。舖主大喜。啓匣雜陳。錦綺奪目。初市肆多盜。佯



買物乘間偷去。舖主常相警。於是認采帛一片。插在女子帶間。其端微現。乃噪曰。盜也。盜也。女子赧然俯首。隸欲為措辨。言未發。棍批亂下。絕復蘇。隸徐起。取書於懷。示之。則收證明白。購之他舖者也。眾相顧愕。見主人請獲舖主頭。一舖蒼黃。不知所出。償以三百金。女子出門數步。顧其僕吐舌曰。大哥妙計。學海記。

◎離魂病

一幅鬼畫。描得逼真。應舉再生。嗟乎其後矣。

襟領八字。何等新奇。展卷對燈。背若灑一桶冷水。

文勢飛動。奮迅殆如風雨。

越前敦賀人原某曾游上國。淹留三數月。留守家者一妻一兒。一赤脚耳。無聊殊甚矣。又畜一新婢。上下四口。以待主翁還。一夕更漏將夜半。風雨大作。襟領測測。鬼氣襲膚。偶聞舊婢呻唸。其聲甚苦。主婦疑其疾。或發欲起而看護之。枕上燭滅。四顧闇黑。不辨咫尺。遂鑽石點火。婢卧房設紙障隔之。乃啓障燭之。屏風上有物蠢蠢蠕動。就而熟視之。即新婢頭也。其頸蜿蜒。緣屏風上者。二三尺。既墜而再上。上而復墜。鬢髮蒙面。口吻潰鮮血。凝睛視人。啞然冷笑。主婦一睹。心悸魂驚。欲叫舌結。欲



滅沒縹幻駕雲驅  
電不能端脫真是  
奇筆瑰筆

情讀一過魂飛魄  
散面若死灰

讀終亦心怯胸悸  
顧背者數矣

考證歷歷非淺薄

走腰痠遂股戰而仆亡何頭顱伸縮越屏風入直嚙舊  
婢咽喉舊婢絕叫殷血四迸煩悶而絕即口銜其頭再  
上屏風從屏上窻從窻上櫳會暴風卷雨橫射窻櫳櫳  
為之破裂轟然有聲輒從破處出駕玄雲驅紫電隱見  
陸離不知其所之天明檢其卧房獸蹄鳥跡旁午狼藉  
不知其何物為蓋山猶木魅之類所致邪記畢毛骨森  
豎燭青墨腥

三溪氏曰世所謂離魂病者當其深夜酣睡時心氣上  
騰別結形頭上現頭頸長丈餘繚繞於屏帷上不知者  
以為飛頭蠻然飛頭者本西域蕃婦目無瞳子夜間飛

儒生所及鄙俚之  
厨莫饌不具焉

一結杳然妙有韵  
致

頭窺人熟寐食其腸胃唯忌酸氣故土人瀝柑水灌之  
則不敢近事見于海東逸誌今所記者則非飛頭非離  
魂別一種鬼物耳安得就博雅君子質其疑乎哉

學海曰搜神記載吳將軍朱桓一婢頭能夜飛蓋非  
蠻種獨然也記未云其噉人否余觀都會往往有粉  
面皓齒之鬼半夜飛頭噉人不覺其為鬼物若使此  
婢聞之將曰後世可畏







恐嚇之誇張之為他日開場地絕不見痕跡故妙

龍氏司擾龍未聞有擒龍氏龍原靈物安得捕獲客不  
釋曰此技本我家所獨得祖孫授受至僕身殆四世未  
嘗誤一著苟見狐疑敢請近日奏効目前以表其不欺  
主翁疑懼相半喜其多獲金枉而聽之客大悅即出二  
十五圓付之曰龍價半百今奉其半如餘金則俟捕獲  
然後全之臨去且誠之曰龍之為靈物君所知也幸而  
擒之可以無虞誤而逸之風雨立作折樹掀屋人畜死  
傷未可測知也何不預告之四鄰為其防邪主翁首肯  
遣人報之近鄰故舊遠近傳播相告戒備之後隔一日  
前購龍者來報曰今夜將擒靈物願闔家屏息杜門鑄

婉曲道勁姿態橫生真傳神奇筆

波瀾洶湧目眩神搖滿幅龍氣

嘈雜喧嘩如現數十人於紙上

戶慎毋窺戶外否則龍氣感冒為其所傷害主翁大懼  
戒其家人牢鎖戶有間文身壯漢一行十餘名搬運器  
械即擒龍之具皆殊狀異態人間未嘗夢見之物最後  
運致一巨圈鐵網蒙之蓋畜龍之器云既而踏車厚水  
大桶浚池終夜梆作狂瀾驚濤聲天將曉有一人大  
呼曰獲矣獲矣乍聞鐵網有聲擊攫縱橫若郭索走沙  
主翁竊相語曰龍已捕獲此或欲破網而逸也幸無風  
雨撥屋是可賀耳明日客叩謝曰龍既已入手矣不圖  
龍身至小不副其素望而價半百圓尚覺其甚貴雖然  
已定約束莫復可更乃償餘金去臨去慇懃相囑曰近



有此一著乃能使  
外人信之不疑擒  
縱與奪之妙猶龍  
之變化不測

不於本文說破留  
在此處遂一點醒  
猶幻戲師演了後  
出示種子

日將開觀場于兩國開場當日亡論君家令閨郎君小  
姐下婢僮僕凡係君族屬者拂曉辱臨惠然而縱觀焉  
在君家絕不收看錢聊以答厚誼云爾越三數日果開  
看場兩國橋西觀者雲集未出十餘日博巨萬錢  
三溪氏曰龍豈可擒之物乎哉故捐金半百以博虛名  
焉耳虛名已播四方實利不求自獲矣其作龍瓜擊攪  
之聲者容大龜於鐵網中以欺主翁之耳之策況兩國  
看場生龍藻繪龍文於鰻魚背以眩耀人目也吁嗟場  
師之黠主翁之愚皆可以供一噓也

學海曰生龍活虎不可捕獲文之妙一至於此大奇

大奇

附駱駝生傳

駱駝生不知其姓名身軀彪然而大性魯鈍唯飲啖  
兼數人故目以此獸名云生既不能力食赤貧徹骨  
乞貸姻戚姻戚稍厭之生出一日無所得食困倦而  
歸憇破廟仰天曰嗟我死矣下有人自廟中出曰僕  
請示活路生喜甚跪請其人笑曰為賊耳生愕然其  
人因說吾儕盜數十人會喪主領莫相統屬偶見君  
軀幹豐偉甚有威風若代為主華服脆味唯意所欲  
生辭以乏才伎盜曰是所以望於君也遂與其黨奉



事之。每劫舍掠財。生倚胡床。指揮自若。及還寨飲。醉飽。以為至樂。最後劫一豪富。家人力拒。遽有官兵數百掩至。群盜闕然而散。生徬徨失措。為官兵所捕。官以為巨賊。監守甚嚴。吏詰問。所以為賊。生恐惶戰慄。不能言。吏恠其狀。溫言問之。乃告以故。然罪大不得免。遂斬於市。嗚呼。世之峨冠博帶。哀然者多駱駝生也。幸不為官兵所捕。飽煖以終其身。比比是矣。何恠天下多豪傑之士哉。偶讀擒龍記。蓋駱駝生之未敗者也。事頗相類。故附此學海記。

不耳人言言老

寸日匪痛危

天女使

先把小西湖極力寫出如此絕麗幽峭以伏後段

期迫二字即是好機會過此一刻便騙不得精細的人

江都東叡山下有池沼焉。曰不忍池。延袤里許。深不可測。芰荷生焉。蘆葦滿焉。鳧雁鷗鷺集焉。池中有嶼。安天女祠。杳渺如畫。沿岸茶肆酒壚。鱗次櫛比。與天光水色相映帶。不減一幅西湖著色圖也。先輩名以小西湖。洵知命名不虛也。昔者寬永中。官命浚池。期已逼矣。先是本鄉第四坊有富商家。道日盛。翁平素歸向。辨財天竺小祠於園池上。昕夕禱賽。以索多福。一夕有客叩戶。家人迎而接之。其人秀曼都雅。年約笄字。非世家室女。則侯國之宮嬪。倩粧炫服。衣香如蘭。侍婢十餘輩。梳粧宮

本湖靈切新誌卷上

十九

文玉圃藏版



我未發一言被既已落園套來為人所騙者自然有此等光景

闔族伏後文鱗族不是虛套

樣皆有殊色待其左右趨從填戶外燭光如畫家人驚惶以為天人神女來降趨告之主翁翁誓願出邀之延之上席膜拜曰不以下界之陋辱枉蓮躑敢問貴孃得非辨財天女化身邪何其容色類小町而眉目似衣通乎雖然昏夜之行鬚眉男子猶且難之而況於深宮閨黛乎意者當有緊要密事願吐露其錦心使僕與聞僕雖不肖安得不竭一臂力歟女子秋波流眄微笑曰果令其言有如皦日不獨賤妾慶幸併一門闔族之幸福雖然所以其不易明言者妾懼機事不密以貽後患主翁乃屏去家人誓其靡他女顧左右促膝低聲曰妾是

不說是天女反說天女使即妙擊開天女去特說眷屬不然天女神通宏大借力凡夫殊無謂也

此是騙局眼目

不忍池主辨財天女之使女如聞近日官興浚池役天女原有神通勺水可以托其身莫足憂者耳獨至其八萬四千鱗介族屬遽失其巢窟無生可活天女深仁甚憫之使妾假君家園池不知幸見聽乎否主翁一聞使女言景仰益恭急具酒饌周犒從者且謂之曰不以湫隘盆池所蔑視辱枉神駕此賤僕所企望而弗獲榮亦甚也不敢謹奉神敕以迎龍駕邪使女大悅約以某夕某日且曰某日夜半風雨大作是鱗族移居之時也當是時亡論主翁妻子雖蒼頭赤脚屏居一室毋敢窺其外主翁唯唯奉命女使從容正襟起出戶外卜星曰天

本朝靈切新詩卷上



忽而哀請忽而尊  
大牢絡得方法一  
味懇祈未免露馬  
脚

讀至此疑有招風  
呼雨之術及後段  
而知出其奇策妙  
甚

不特假得風雨以  
表神靈并抹却痕

明近矣。妾卜其夜不卜其晝。頤指命駕趨從。應唯傳呼。曰。女監回駕。女使從。金碧輿中。令侍婢將命。曰。主人勞矣。主翁亦跣拜送門外。不覺額點地也。既而星曙雞叫。人影陸續。不知其所之。果經三數日。夜半風雨大作。其聲泚泚。若驚濤撼岸。終夜喧極。不辨人語。家人屏息。密語曰。是天女遷坐也。閉戶守夜。不敢少窺其外。黎明風雨漸斂。開戶見之。府庫洞開。凡其所畜積金帛財物。一空如洗。不復遺。雙絲初知前夕。所謂稱天女使者。則綠林嬌賊。蓋托名於浚池。以掠奪富商之財物焉。其聞以為風雨大作者。非實有風雨。使人撼竹曳柴。以擾托

跡所謂一事兩用

搬財物。出入門戶之足音履響也。

才色膽略復播弄  
富貴子弟使其傾  
倉庫輸家產未必  
出此等騙術也

三溪氏曰。斯篇與前擒龍話說。嘗聞之老友松園鹽田翁。其詭計詐術。與鹽谷宕陰福神盜說相表裏。彼以利誘之。此假名欺之。彼出滑誓。此行靈威。雖事各異。均是一術耳。吁。嗟。嬌賊有才色膽略如此。僅綠林白波之雄。而止者。信可惜也夫。

學海曰。始如處女。後如脫兔。手段靈敏。不啻名將。然非先生之奇筆。不能描出此靈敏手段。

附記女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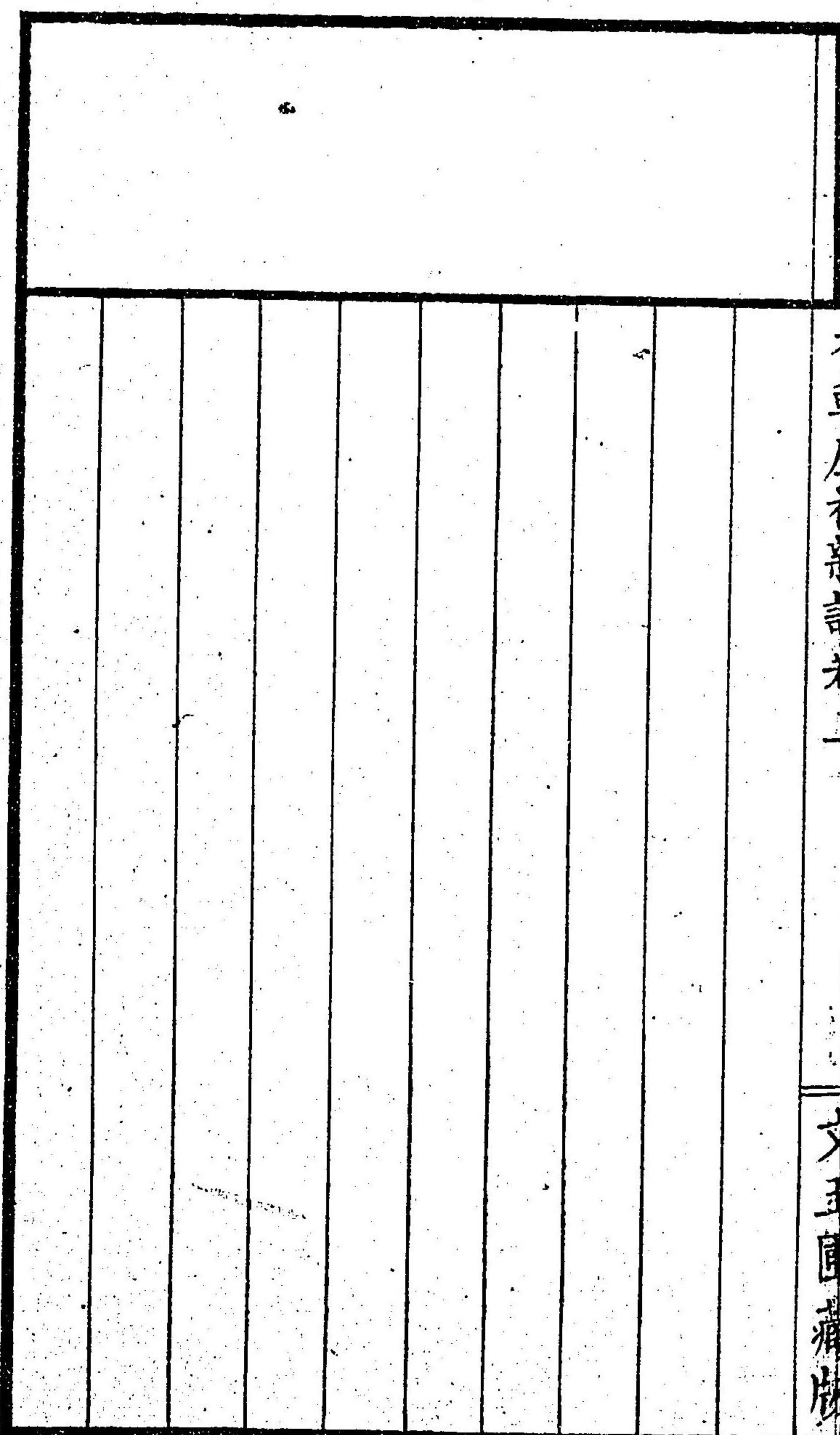
淺艸聖天街。有典舖鈴木彌平者。家累萬金。身著藍



縷殆丸泥爲飯。然爪代燭。奴婢十餘人。不飲粗糲。嘗慮盜重門。複壁鍵鑰甚固。隣有某甲。亦富戶。病死家衰。彌平低價購并其家。一日薄暮。有十四五歲女子。負笈白衣。如賽佛者。顏艷而服敝。問某甲所在。告以故。泣曰。妾甲姪也。幼孤養於人。千里來訪。乃至此。淚如貫珠。貌益麗。彌平憐之。止舍焉。旣而盤問數四。知無罣累。陰生邪念。悉屏奴婢。獨寢一室。召入女子。溫言慰藉。挑之。女子頰發於面。嚼袖不答。彌平慾火不禁。曳臂求歡。女子忽驟起。反捩彌平腕。縛以麻索。奪其所佩管鑰。啓門一呼。賊黨亂入。皆曰。大姐好辣手。

女子微哂。擲管鑰。鏘然。頭示之。衆領意開庫。盡取財物。女子徐起。脚尖踢彌平曰。老爺勞擾。大笑而去。學海記。





先其所鍛名刀  
極力稱贊一番然  
後徐徐說入本傳  
明劃之極

十內亦後年一義  
士平生所佩不必  
鈍刀蓋非名刀可  
稱者耳然於文字  
頓挫注下如此說  
去無以反跌後段

◎鍛工助弘傳

鍛工助弘稱越前守初名直助凡其所鍛鍊亡論刀劍  
鎗矛銳利堅剛不惟昆刀切玉人皆稱新刀正宗蓋正  
宗者古名工以鍛刀著者也初赤穗城主淺野氏臣有  
小野寺十內家甚貧困一日與諸僚會于朋友宅衆士  
各品評其佩刀真贗藩老大野九郎兵衛亦在坐焉善  
甄別刀之所出鄉貫曰相州曰備前百不錯一舉坐歎  
稱服其明眼最後及十內佩刀刀鈍而鞘剝大野嘲哂  
極口罵其不武十內銜之不形辭色時直助為十內家  
奴隔壁聞之深恚其亡狀切齒曰老奴不遜敢辱主公

本朝傳記新編卷一



許多話來。讀者不  
得以辭害意。

柳文寫學琴者有  
云。蚤起則琴聲  
繞以速夜。又增以  
脂燭。燭不足則誣  
而鼓諸席。此段文  
勢殆類此。

直助全副精神注  
於此。文氣銳利。與  
快刀截鏡一般。

直助弘二字處筆  
力千鈞。

此一言足以雪大  
辱有餘。不必在此  
刀之有無也。  
名刀發市。

所不雪。此怨者不復生。見人即乞暇。陽言曰。願得歸省  
鄉里。十內聽之。乃結束而發。草行露宿。具嘗艱苦。遂達  
于浪華片町。詣鍛工近江宅。近江者攝州名工。世呼曰  
神刀鍛治。直助彷徨其門外。家人怪問其所自。曰。僕有  
志願在焉。欲見主翁面請之。家人白之。近江近江延而  
見之。直助請為門子。辭氣激切。一若有素望者。乃憫而  
舍之。直助權為其家僕。操作之暇。一意攻其業。手試運  
鎚法。丁丁作響。寢則叩其枕函。食則打其盃碗。終夜不  
止聲。家人病之。毀言日。至於近江之耳。近江舍而弗問。  
如此者三年。業大進。直助一日從容謂近江曰。生在師

門。辱提命者。三裘葛于茲。頗覺有所得。願假師之一臂。  
得鍛寸鐵。則志願達矣。敢請幸見聽乎。否。近江首肯。直  
助大悅。乃齋戒七日。鍛鍊作一刀。近江執鎚助之。不成  
而加研。神光如水。雖古名刀。不多讓也。近江嗟稱。舉繼  
其後。以女妻之。冒以己姓。號曰津田越前守助弘。助弘  
乃挈其所手鍛一刀。東下詣舊主小野寺氏。寄贈且泣  
曰。此下奴精神所凝結。願主公以此洗雪昔日污辱。庶  
足償多年志願邪。十內感喜。為動容。深謝其篤志。坐卧  
佩服。不離其側。無幾有報仇之事。十內當夜帶此刀。斫  
仇家門。手斃數人。后十內與同盟諸士同賜自刃。刀遂



文字凜凜是亦發  
矧之刃閃光射人

鍛鍊功成至誠即  
通報仇之舉亦然

一結有力是六史  
公

為泉岳寺遺物。今歷百餘年如發矧。

三溪氏曰。眾藝百工。所以名于世者。皆精神至誠所貫。加以鍛鍊之功也。鍛工助弘。眇然一匹夫耳。特出其至誠。欲雪主家之辱。精神所注。竟獲無比三尺。以為異日報讐之用。自非鐵心石膽人。安得鍛鍊此快刀乎哉。學海曰。微九郎兵激成之。則助弘終一賤隸耳。自古小人未嘗不力成君子之名。是其尤者也。赤穗義士如大石良雄。其精忠至誠。固不待論。然其後起之士。豈知非為九郎兵所激成乎。

○五色鳶

突兀一筆寫出奇  
異卉草使讀者不  
能測其意所在  
五色鳶八景圖自  
然相對

史公得意筆法

五色鳶。本支那所產。清商舶載。致之崎嶇。遂獻于幕府。每葉異色。五彩粲目。如束一匹。異錦。蓋人間所稀。觀後恥之。紀侯。紀侯珍襲。置之其坐側。有上客至。必出誇示之。大久保彦左。以鯁直為士林所重。嘗聞其為奇種。贗造假作。救人之災厄。其詭辨滑稽。有足傳者。初幕府大老酒井雅樂頭。入朝京師。一日謁見關白近衛公。公甚好丹青。嘗聞幕府士近藤登之助善畫。价雅樂需作近江八景圖。雅樂曰。是易辨耳。遣人索畫於近藤氏。近藤以任俠自喜。為白欄團領袖。弗擇曰。咄雅樂老。畫史視



登助發憤一言直  
是錄案毫動不得  
如萬仞山岳雖彥  
左氏之老鍊不知  
向那處下手

大老自刃是何等  
容易說得如此急  
戲只說來如此急  
切乃得觀出後段  
絕大奇語若云實  
有是等事豈不近  
痴人說夢乎

我邪夫擁大刀挾長鎗摧堅陷銳角逐於鞍馬間者此  
吾分所宜若夫吮毫舐墨徒取紉袴子之悅雖死弗爲  
也固辭不應雅樂病之乃使其嗣子讚岐就請彥左曰  
嚮者僕父雅樂蒙囑於關白需畫於近藤近藤固辭多  
方弗應此畫而不成上以負關白之命下以損幕府之  
威何顏復視息於世邪宜速自刃而謝罪耳願宿老少  
垂憐指示活路鴻恩肝銘宜何如報之哉辭致悃悃聲  
淚俱下彥左俯而思仰而笑曰可矣吾能使阿登畫之  
彼倔強雖以百彥左不能挽而回之雖然見人之急厄  
袖手弗拯則武夫所愧老夫雖耄乎不敢不盡力鄙語

益不可解也

欲奪先予弄阿登  
於股掌之上

不言乎地獄消息黃白能之當今之時可以生可以死  
無貴無賤惟阿賭物是之由焉吾子欲保全尊翁乎何  
不多散黃金而申救之邪曰所須幾何曰千金足矣曰  
是易易耳即取而貽之彥左曰已有此阿賭物老夫不  
日宜措辨而報好語焉耳讚岐叩謝懇為囑而還彥左  
家人皆危之主翁恬然如不經思者置酒高會揮金如  
土大言曰片言以博千金豈不亦愉快哉明日跨疲馬  
從奚奴以寡約詣近藤氏主人以其故老也應接甚謹  
彥左傲然未及敘寒溫謂之曰側聞近日關白殿下使  
大老索畫於足下足下峻拒拆之何其快哉不如斯不



遙應首段大聲一  
讀山鳴谷答

一條鏡亦與五色  
萬好對  
大國主以異卉為  
寶老翁以武器為  
珍暗暗相射又是

足以稱旗下翹楚也。主人愧且謝曰：謬蒙推獎，殊覺赧汗也。因談他事，偶及樹藝事。主人甚愛盆卉，凡奇花異木，其可以供觀玩者，莫不畜而藏之。彥左知之，乃語之曰：頃日抵紀侯邸，見一異卉，曰何也？曰五色焉。是也。此種也。本支那所產，蓋兩間有數之奇種。紀侯原好園藝，每令予為之對。予慕手高於紀侯數等，是日故示拙。每局讓勝，紀侯頗有得色。揚言曰：徒鬪輸贏，則無為己。何不各賭一物試之？曰：公賭物何如？曰：以五色焉耳。不知卿所賭何物？曰：僕有一條鎗在焉。寶愛有年，蓋少壯時。死字山先登所構，願以此為賭。侯欣抃踊躍曰：善矣。乃

舊時快事，以壓倒  
登助處不得看為  
閑話頭

一園茶既已得無  
比之奇種，豈有一  
圖畫不能奪之之  
理

一喝飲使近藤勝  
怯，乃能徐徐誘入  
我計中，妙極奇極

相共鬪茶。一著而勝之。曰：如約。侯踧踖辭謝曰：彼種此我所珍惜，願得以他物代焉。予曰：男兒一諾重於千金，公大國之主，何不類也。侯不得已，割愛貽之。予一園茶而獲人間無比之一奇卉，豈不大快事乎哉？近藤流涎有欲炙色，乃從容謂之曰：僕亦既聞其為奇種，願得以寶器易之。雖千金惟其所命，敢請幸見割愛乎？否。彥左掉頭曰：否。否。銜物論價，則賈豎之見，何為出此鄙野之言？近藤慚愧謝其失言，而食指益動。彥左察色，賺以溫言曰：子懇請異卉，至欲出寶器易之，勢不得不輟贈。雖然，金帛寶貨，則吾所不欲。無已，則有一焉，敢問幸見聽。



一問一答借家人  
做箇幫手河等妙  
手段然讀者將握  
兩把汗曰計若破  
矣老翁無非地

乎否曰何也曰願得子所畫近江八景圖易之近藤大  
喜首肯曰是易為耳乃刻日固約之還語其家人曰吾  
能片言以博得八景圖曰何以獲之曰以五色蔦易之  
曰蔦安在乎曰無矣乃指庭中狗骨樹令家奴折一枝  
手援筆塗抹其枝葉青朱絢爛五彩奪目拋筆曰可矣  
即挿之瓦盆誇示曰雖以明目近藤恐不能辨真贋也  
未三數日近藤遣使者寄贈自畫八景圖且曰願得以  
奇木易焉彦左許諾面於使者曰辱嘉惠厚意感荷不  
知所謝不腆盆卉以踐前言幸賜愛玩則素望足矣使  
者及命近藤見盆卉大悅集賓客姬人誇示之眾皆掩

阿登盛怒如烈火  
不可嚮近然彦翁  
使其能怒又使其  
能笑蓋權衡在手  
上下自由莫不入  
其彀中也

口而哂焉乃就熟視之則非蔦蘿而狗骨樹而已其五  
色絢爛如錦綺者皆青朱粉墨所藻繪而塗抹痕跡隱  
然一矚可辨也近藤激怒大罵曰老奴亡狀敢弄汝公  
吾且詣彼宅斷彼頭所不雪此污辱者緇衣削髮不復  
齒士林也因徑詣彦左請謁家人見其辭色異常促彦  
左避之彦左自若不少屈令曰嘉賓見過安得不款接  
乎乃延之其外寢近藤聲色方厲按刀前膝曰足下曾  
約以奇木易僕之畫圖迨畫既成贈之其所易者則偽  
卉贗草其五色云者蓋藻繪以欺人目也僕而無目則  
已苟有目焉豈可受其欺罔而止邪願得易以足下元



先有一著然後從容說出緊要語頭來乃爾有施手處若一直說破便不作文字

當時閑白虛銜非大老可比然立言不壯重如此不足以折服武人驕岸之氣其實與否不暇辨也

彥左首肯曰諾哉言也老夫衰髮生而無益于時幸被足下請求區區禿顛何足惜哉吾而一死濟濟多士曷損於幕府唯有一言者足下其坦懷熟計之然後斷吾頭未為晚也抑垂紳端笏出納王命進退百揆俾一夫罔弗得其處者非關白邪外備戎狄內補王室使閭外之威無闕者非大老邪今關白使大老需足下畫圖足下之榮多矣足下反峻拒之上以賤視朝廷大臣下以折辱幕府元老以取快於一時恐非人臣恭順奉上之宜也今足下曰丹青取人悅則士人所愧使足下不作畫乎酒井氏必自刃矣酒井氏而自刃其宗黨

層層窮詰每一逼一急不可當

萬經十澗合為一潭深沈不測

支族必怨足下足下一旦為怨之府為諸侯所惡則麾下八萬騎之士豈可不黨援而救之哉行將啓兵端其如此則不特府下騷擾生事我東照公撥亂反正之業悉付之土崩瓦解不可制亂何所底止哉然而跡其本起於一紙半箋丹青成與否足下慮不及此偃蹇倨傲以為得意豈不亦左哉吾故托事於五色鳶需畫於足下以圖天下無事足下不察我心之攸苦悻悻馮怒讓

我無禮欲斷吾頭何其量之不廣邪足下尚不滿於心請速斷吾頭庶可以少霽威也因潛然泣下近藤大悔悟怒氣冰釋深謝其罪而去彥左遂贈畫於酒井氏酒



蒼海捲起波瀾。天地晦冥。日月黜黜。忽而聞然。不聞一聲。此只五字收結。絕大筆力。

絕好證左。

進一層說妙極。

井氏獻之近衛公。風波立定焉。  
三溪氏曰。昔者東叡法王嘗聞春臺太宰氏善吹笛。遣人求奏一曲。春臺弗懌曰。吾豈爲王門伶人邪。遂折管終身不復手。笛云。夫太宰氏則鴻儒也。近藤氏則名士也。法王待鴻儒以伶人。關白接名士以畫史。宜乎二人峻拒不應命也。然而酒井氏以幕府大老不慮於此。以威力爲可制。反取困蹶之禍。陋矣。自非彥左氏權謀以措置之。詭辨以分疏之。吾知其禍敗不可測也。齊景招虞人以旌。虞人雖死不往。而況以伶人畫史待天下鴻儒名士乎。

學海曰。世所傳彥左事極多矣。然驕傲不遜。以一槍之微功。陵壓齊輩。罵詈君主。雖誇硬直。無益時務。余謂是特老革狂夫耳。今讀先生所作傳。卽知彥左借諧謔以排難解紛。蓋東方淳于之流也。然彥左心事在演史者流。不過爲衛自己之詭辨博千金之大利。彥左不瞑目於地下。先生以縱橫之奇筆。極力寫出鬚眉盡現。如見其顏如渥丹。其髮如銀針。其辨如懸河。其氣如虹霓矣。使彥左讀之。恐將拍掌大笑曰。何物狡兒。巧寫吾胸裏來。

明治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來遊墨上別墅。夜雨。



初晴。天色如拭。遠林葉盡。水色澄徹。對此景。讀此篇。快絕。爽絕。不覺終卷。

○河村瑞軒傳

瑞軒初稱十右衛門。後改瑞軒。東武人。原賤工。于神田。于淺草。于芝浦。數移居。其少也。赤貧如洗。嘗赴上國。道而資斧盡。乞食於道路。時秋暑如燬。就樹下而憩。有老翁過焉。熟視曰。客將何之。曰。將赴上國。叱曰。咄。迂拙漢。我相客面。似大有為者。然而舍方熾之。江戶。向日衰之上國。我知其無能為也。瑞軒播然而悟焉。即回踵而東。下。偶值孟蘭盆會。邦俗祭冥鬼。必供時新瓜茄。祭畢。則悉投之河中。瑞軒渡酒勺川。視瓜茄萬數。蔽水而下。曰。遺利可拾也。乃予錢於乞兒。收之。立獲數百籠。鹽淹而

秋暑二字。伏孟蘭盆。

猶留侯逢把上老人。惜後段不見此。老著落。所謂神龍有首無尾者。

自瓜菓及做履。分為兩段。文字兩兩相配。毫不重複。直



是化工之筆。

貨殖秘訣全幅呈  
靈毫髮不遺

前虛後實無一著  
不妙文理極密

畜之亡何江戶大災屋比延燒土木大興鬻之役夫果  
致大利其他竹頭木屑敗鼓皮人所遺而弗顧者皆拾  
而畜之有無貿通混化用之逞逞出新樣是以朽株廢  
材一經瑞軒手則死者活而廢者起嘗至市見廢鞵委  
于途笑曰滿地皆金取而無禁須而不竭與風月同其  
歸此非我無盡藏邪乃日夕來往閭巷凡有廢鞵弊屨  
之類即捆拾還而投之盤水潤而輒之剝而細之日以  
曬之風以乾之名曰寸莎售之泥工泥工和土汚之壁  
堅而不圯人皆便之賈者日盈其門家道益裕後賣材  
木以為業天和中江戶大風雨拔樹倒屋淺草本願寺

本朝實初新誌卷上

五五園痛版

所謂會家不忙者  
何等容易唯一言  
瑞軒辭氣容貌都  
出

作一小結

前段載其議頗詳  
此段唯許諾二字

本堂亦為之所壞墜其鬼瓦使匠修理之曰須人千口  
經日百日費亦不貲令他工計議之復如前言寺僧大  
窘乃召瑞軒詢之曰是易事明日當修之耳翼日瑞軒  
手製紙鳶放之堂下紙鳶駕風翰飛戾天縱其所之越  
堂而北既而線弛鳶下乃解紙鳶結綆其線端從堂南  
引之植椿其南北約之架梯子於檐薦包墜瓦攀綆而  
登置諸其屋上泥工修理不終日竣工解綆拔椿一揮  
而去其役夫併瑞軒厪五人而已城南增上寺亦為都  
下一巨刹寺有洪鐘重萬餘斤嘗鈎脫而鐘墜令役夫  
扛之非累數百人則不克動也乃命瑞軒瑞軒許諾即

本朝實初新誌卷上

三十一 本朝實初新誌卷上



省略得好。

故事詳卷而不俗  
老手老手

事簡費省。經濟第一  
一著妙用。雖經營  
天下可也

移檄於四方。穀賈募粟一萬苞。明日午牌致之寺中。及期米苞輻湊。車載而來。又令曰。每苞各署其徽號。毋令彼我相混淆。如價金則當以明日償之耳。乃搬苞積之鐘樓四方。瑞軒大集役夫。貫圓木於鐘鈕。承以十字木。役夫百人荷木扛之。鐘上者尺許。又加圓木其間。四方各增米苞一。如是者不知其幾回。遂挂鈕於鈎。又不日竣工。米苞則予十一息。各還其主人。主人點檢收之。不錯一苞。其奇策妙算。率此類也。尤精禹鑿方。其所著浚河諸書。後世師法。確有可見。從是瑞軒聲名日著。凡諸侯有土木事。必召謀之。事簡而費省。莫立不奏功。嘗詣

此段一戲謔語。固不足為此老榮譽。然以一匹夫與婚。貴談笑一堂。亦可。以見瑞軒氣節矣。

蛟龍或翔雲間。或匿爪甲。可大可小。是則倏倏本領。不。是僥倖一時無賴。潑皮。

一搢紳家。禮貌頗恭。瑞軒再拜請曰。下奴不肖。以草莽一小民。叨荷寵榮。以至今日。願得明公庇蔭。幸賜官名。榮亦甚也。搢紳沈思。莞爾曰。是易為耳。自今厥後。宜稱兵部卿也。但其記之。宜須假字。瑞軒叩謝。少焉抵掌曰。敬奉教矣。蓋兵之於日。雇部卿之於奉行。吳音相近。偶以日雇奉行。諛之而已。瑞軒襟度快闊。有并吞八荒之氣象。雖然時而詳密精細。雖錐刀微不肯浪費。曾見竈突焚薪。薪頗多。起而滅之。婢曰。主翁富累巨萬。何為纖畷則然邪。瑞軒哂曰。吾所見從物異趣。踞富岳頂則思。塵水族而種禾黍。坐孟孟則懼粒米或失之。今吾於竈



龍門筆法

自作自評得失寸心知者

絕好論贊不著贊瑞軒一語反用評文一節點綴意思自天外來

見之矣與瑞軒同時其氣象襟懷相持不讓者獲南紀人文左衛門世呼曰紀文大人事詳于本傳三溪氏曰予嘗作瑞軒紀文二傳有客見評曰此遷史列傳合敘法耳雖區而別之來龍去脈隱然具其間有前峰迎而後嶺送之之趣老杜有句曰齊魯青未了惟此五字可以評此文也予笑而不答今錄以充此傳論贊矣

學海曰風神飄逸而著著實話似讀史記貨殖傳

○○紀文傳

四字紀文肖像

日鰐日柑動植二種並為其奇貨妙又是容易為得蓋胸中有成竹隨機應變無不至其妙者

文左衛門幼字文吉紀州加田浦人或曰熊野人氣宇快闊不修細行智愚一視毫不設畛畦尤喜奇計妙心算而外溫藉坦率遠而接之如勤勗書生先是熊野之海有鰐魚海中鱗介悉為其所食漁人廢網事者月餘土人大苦詢之文左文左曰是易與耳乃作木偶數十枚中充毒藥明日船載至海上與眾漁歌呼鰐魚聞人語出沒波間目光如炬欲張口吞之文左叱咤徑取木偶悉投之海鰐魚吞噬一口盡之忽天氣晦冥風雨大作洪濤山立海水盡赤文左曰此鰐魚中毒嘔血也其

林朝棟初新誌卷上



偶獲千金。常人收  
為資本。此是尋常  
商賈。文則不然。別  
開一生面。便是活  
手段。

斃立可矣。少焉。鱗屍果浮水上。風雨稍斂。乃使數十人  
挽上之陸。龍身蛇腹。鬣尾而獸足。大若古枯木。遠近喧  
傳。觀者如市。手額相賀。深德文左。文左命解其死屍。肚  
中有巨革囊。法而檢之。獲黃金千兩。文左具狀。訴之國  
主。國主嘉其能。施奇計。驅除民害。舉休之。文左。文左大  
頌其金。賑四方窮民。老弱蟻集。滿其門閭。父老感戴。推  
以為邑長。時文左年甫十八。南紀提封多藝。柑子以充  
租稅。每歲船載運之。三都利市巨萬。往往有致富者。此  
歲東洋風浪大作。四方海舶輻湊于江門者。皆怖風不  
敢發。是以江門柑子俄增其價。一顆率至二三錢。都人

漢高風度。不謂見  
之此人。行文亦用  
遷史高祖本紀章  
法。

引領日望其入港。文左聞之。欲航海輸柑子。會有邑人  
藏海舶者。以其敗漏不可用。欲解以為薪材。文左假而  
修理之。三數日竣工。乃揚言曰。有能冒風浪航海者。人  
與百金。人皆哂其虛妄。有一人應之。輒予百金。僉駭曰。  
文左信人。豈食言詭人者邪。近邑壯丁。一時來應募者。  
十有餘人。皆賭博縱酒。無賴惡少。文左大悅。悉踐其約。  
大具酒饌。痛飲累日。呼以爾汝。意氣相投。約為兄弟。時  
海上風益暴。逆浪蹴天。一行十有九人。皆著凶服。預分  
必死。明日質明。文左大船載柑子數千箱。徑拔刀截其  
髮。獻之龍王。默禱食頃。禱訖。立船頭。一刀斷其纜。船飛



文亦有洵瀾怒濤  
之勢。

一收煞。却前映後。  
筆力千鈞。

爽快雄闊之論。豈  
是尋常官裏徒。

帆怒轉瞬百里。破洪濤東走者半日。迨遠州洋風益順。帆益驕。凡海上三百里行程。一晝夜而達于江門。此時海舶入港者。獨此一船隻耳。都商欣迎。以為神助所致。文左乃定價售柑子。利市萬倍。一朝獲五萬金。上國原乏鹽收。鮭魚即市十萬尾。又舶載開帆。驚之京攝諸國。利市復十倍。江紀往還。旬有餘日。博十五萬金。亡何富甲于一鄉。一日慨然自奮。曰。男兒七尺無為。則已。苟有為。豈可為一鄉善人而止邪。抑一家之富。則天下之富。一人之貧。則天下之貧。我將網羅天下之財。以散天下之人。知散而不知聚。則窮鬼之徒。知聚而不知散。則守

有固大經濟大議  
論。不謂發此人之

柳里恭門下。多是  
博徒酒客。然彼不  
過以為消戲。是則  
有大作用。

錢之奴。能聚能散。能納能出。然後始可與語財利也。陶朱猗頓。何足數邪。竟挈挈而赴江戶。卜居于八町溝。經營宏壯。不日竣工。廈屋渠渠。宛然如世家。鬻材木以為業。其平素畜廝養。一取其異能。至制行可。否則舍而弗問。偷盜者為上客。飲酒好色。不顧父母養者。次之。其他挾數設術。掠物詭人。假而不返。為己有者。又次之。文左皆厚資聘之。是以文左之門。為四方逋逃淵藪。其一從之嚮之。偷盜飲博之徒。俛首點頭。順踏家規。悉折角改圖。為其用。文左亦隨其才所長。任使之。故文左之家。絕無弃材也。曾有一寓客。飽食終日。但睡卧是耽。其所作



此客殆類術士所為其真偽未可必也然文借而用之又是使人妙手段

前段是高祖此段是光武暗裏用典何等巧手

為日一上屋以望見四方耳儕輩指目未嘗不晒其無用也文左不答遇之益厚如此者月餘一日倉黃強要文左與俱上屋指示其西位曰子亦知彼雲氣似紅衣者邪是火氣騰上取不出十日大都延燒其為烏有邪天下大利在此一舉子何不預為之計豈敢報一飯厚誼云乎哉文左拜謝舉以為上客果不出三數日有本鄉丸山災始火之發也文左遽使婢僕搬家具瑾倉廩畜盤水具龍車倉黃失呼如一近隣有失火者家人皆嗤笑文左以為狂人且戲之曰鎮重者亦如斯邪何其勇於大火而怯於小火邪此北郊野外之遺火顧風馬

奇語妙極

或勿遽或安靜一舉一動用意不測

此計殆近兒戲然僻取人自朴直反用此等策得其効耳

牛為不相及而已文左笑曰安知小火為大火風馬不為奔馬邪言未訖北風逢逢塵沙卷地飛燦雨注烟焰燒天北郭火未迨燼火道既已入城中分為三所合為一道屋比延燒為燎原勢於是嚮之晒以為無虞者焦頭爛額之不暇一時掃蕩悉為烏有初服文左深識遠慮毫不差也文左從容故示暇整先火未燔家事進退舉囑之其家長咄嗟治裝即日發都其從之者一奚一僕兩輿丁耳晝夜兼行三數日抵木蘇山投宿于農家見稚子游嬉於戶外乃把鐵火筋穿五版金一一施孔紙線貫之縮其兩端結之火筋揮而鳴之鏘鏘成聲招



稚子痴騷狀描得  
逼真此等文字在  
他人不做得一字

紀文得意仗舉極  
力鋪敘有聲有色

而弄之。稚子欣然就之。輟而予之。其父母一睹。問所自。稚子指文左曰。此江戶爺爺所賦。父母色然相語曰。當今之時。人情纖嗇。一星銀貨。人尚吝之。而況拋五版金。土芥不啻。意其人非銅山神人。則金穴主翁。因竊叩其姓名於家僕。家僕告以其實。始知其為文左。所在傳聞。其欲鬻山木者。爭集其家。文左預定價。斧斤入林。伐木丁丁。斲而方之。編而筏之。火印以表記之。甲乙以區別之。凡數百萬本。良材佳木。下之木。蘇川後先陸續。首尾相銜。不日達江戶。此時都下材木。悉為祝融所奪。雖竹頭木屑。不易多得。而文左獨畜良材。不惟邱山為楹。為

瑞軒傳所謂事簡  
而費省者即與此  
同趣。遠人所見不  
期而合。

錦繡燦爛。光彩滿  
幅。是先生借以評  
其文章也。

其聚如彼。其散如  
此。彼何計之巧。此

桶為棟梁。惟其所索。而視諸都下尋常商戶。所販賣。則物良而價廉。於是上而公卿牧伯。下而農工商賈。爭求材於文左。許利市鉅萬。文左富遂冠於三都。凡三數年。而至累百萬金。然而文左始不屑財利。自謂我半生博巨萬金。亦當一生而散之焉耳。乃純事豪奢。與英一蝶寶井其角。左文山諸名士。游遊于花街間。揮金如土。其鏤花郭門關。作長夜飲者。前後四回。每游必拋千金。曾積錦段萬匹。造富岳狀于郭門外。異彩奪目。人皆駭其豪舉。號曰純子大人。純子則彩段謂也。曾會除夜。此日春立。邦俗撒豆。以驅疫鬼。蓋追儺遺俗也。文左戲盛黃



何事之奇。

如看一幅歌川豐國大錦畫。但鄙猥瑣之狀。諸謔嬉笑之景。一經先生手。如此雅韻。比之寺門靜軒輩。非和非淡。一種不可名之陋文。豈啻霄壤。

奇事不可測。試覆後文讀之。覽者作

白貨幣於大斗。以當豆子。信手撒之。大呼曰。鬼外福內。黃白雨下。紛紛如飛。霰幫間與雛妓挑一星。乍爲了童。所奪針。婆與厨婢爭雙黃。老奴擠而禡之一。金散落十。臂聚之數星在地。千指爭之。蹶而僵者。拾而逸者。空手而慍者。匍匐而出。胯下者。頭上戴足。脚下踏背。交加狼藉。笑語紛。危聲徹四隣。文左大笑。啞然曰。快甚矣。文左度尋常遊戲。不可駭入目。嘗思一計。宣言曰。文左將設一世豪舉于隅田川。期以某月某日。都人傳聞相語曰。文左豪舉其壯觀可想也。及期觀者輻湊。爭赴于隅田川。畫舫銜尾。來往如織。日加下。春絕不見文左形影。或

何落想。想像來。真有此等光景。

倏忽變幻。文情如電。不可端倪。

武侯彈琴却敵。亦是此般妙計。

曰。文左流連在花街。船皆載當世名妓。今將下上游矣。乍有一朱觥。泛泛沿流下。皆譁呼曰。文左來。文左來。又有一觥。與波下上相馳逐。而來既而或三或四。如往如止。遂見百千朱觥。蔽水而流。游人指顧無暇。應接馮舷。鼓棹爭先。撈之若紅葉。漾御溝。若羽觴流曲水。倒影在水。與朱觥映射。若涵丹霞。而濯蜀錦。人皆寓目。驚其壯觀。而卒不覩文左隻影。相共悵恨而還。矣。後問之人。此日文左在家。終日睡卧。蓋令家僮流楹觥于江水而已。其雖尋常遊戲。咸出人意。表率如此。後家道頗替。移居千深川。享保十九年四月二十四日歿焉。窆于深川靈



若使凡筆記之把此結句極力贊稱鋪敘一番先生乃閑閑著筆以為餘事是所以上人一等。

未路營造亦如此妙在論贊中一點下筆不板。

紀文於無意中。有此奇構。然彼未知百數年後。有吾三溪先生。揮其妙筆。

巖寺支院淨等院釋謚曰歸性融相。文左學誹諧乎其角。號千山。詞意超凡。佳句極多。逞逞膾炙人口。三溪氏曰。昔者寶永中文左在八鳥溝。厦屋宏敞。每宴賓迎客。必新其筵。是以筵工七名。日出入其家。唯此一事。可以想見其豪富有素也。又聞之故老。寬延中。誹諧者流有義者。曾卜居于深川。其家原文左末路所營構。其曰天井者。皆白楮糊造之。不別施粉飾。后頗毀壞。使匠補修之。匠人熟視久之。曰。此非奴輩貧工可補者也。曰。何乎。曰。均是白楮耳。楮皆異產。糊又異年。有過百年者。有向五十年者。有出於支那者。有產於琉球。朝鮮及

描寫詳悉如此也。

本文昭應反在此處妙甚奇甚。

呂宋印度者。今畜五十年糊者。絕不見其人。而沉於海外。各國產楮乎。此所以其為不易補也。嗟呼。文左當末路落托。不甚振之時。尚有如斯者。其盛時家道豐裕。揮霍萬金。見猶土苴。取快於一時。駭萬人耳目者。亦可以想見也。其及身累鉅萬金。又及身悉散之。自我獲之。自我散之。以踐前日。能聚能散之言。如斯之快人。吾將辨香一炷。鑄黃金事之也。

學海曰。鋪張敷演。殆數千言。刻畫描寫。全景呈露。無一懈筆。無一冗語。使讀者唯恐其篇之終。絕不覺其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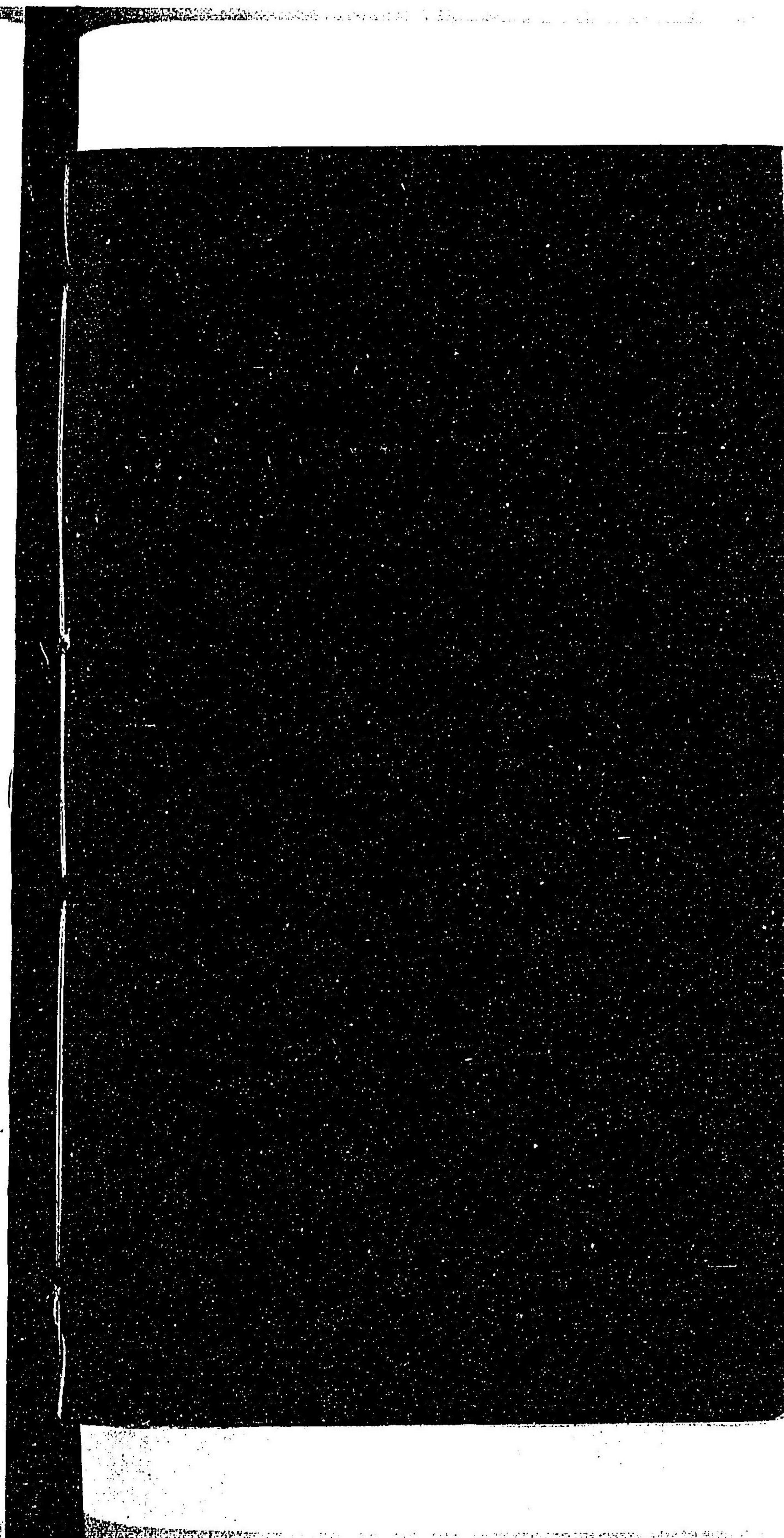
附紀文所暱妓曰喜蝶。爽快伶俐，與文相類。文每至，常服黑羽二重，絕不著他色，或疑其終歲一衣。喜蝶竊記伊呂波字於衣縫，文每夕新服，上下一色，毫釐無差。記號至四十八字，不能復記而止。初喜蝶年十四，爲人略賣，爲名妓某了鬟，嘗與儕輩觀瑋瑁首飾，極口激賞。儕輩嘲笑曰：汝安得高價如此物？喜蝶不答，退請其主，借數十金買之，示儕輩曰：公麼玩器，何爲惜，擲地碎之。文蓋愛其人，非唯喜色也。又文晚年家產蕩盡，不留一錢，嘗過友人家，借方銀一枚，偶逢舊時所善幫間櫻川由二，由二感舊悲愴，敬問安否。

文大笑，示其所著木履，曰：偶爲石所啗，綦絕，請爲繫之。由二唯唯如其言。文曰：善，探懷投與，所借方銀去。文之初來江戶也，豪商欺其爲田舍漢，誘遊妓院，竊囑鴉母幫間侮慢，詈罵窘辱之。文不顧，遽命厨夫擦蘿蔔，盛一大盤來，客皆笑。文乃解其所佩金三百餘，盡投盤中，兩箸攬和，因洗盞屬一妓，箸挾黃金一枚，與之曰：聊以爲下物。一座大駭，嚮之侮慢罵詈者，滿面堆笑，獻媚呈諛，歌呼震地，無復一人侍豪商者。豪商喪氣，逃去。學海記。



奇文  
觀止  
本朝  
虞初  
新誌  
卷上  
終







100059-001-6

919.6-K161hY

本朝虞初新誌

菊池 三溪 / 著

上

M16

DBV-2805

